

都柏林 — 移交观点：来自互联网先驱者和美国国会  
2015 年 10 月 18 日 — 16:45 至 18:15 IST  
ICANN 第 54 届会议 | 爱尔兰都柏林

特里莎·斯旺哈特 (THERESA SWINEHART): 欢迎大家。感谢大家前来参加会议。我知道，对许多人来说，ICANN 会议实际上在三四天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预计星期一正式开始。但星期天晚上开会总是很愉快。

这次会议我们有几件事要讨论一下。首先，我来介绍一下艾拉·马加齐纳 (Ira Magaziner) 先生，他将发表一些评论。接着他还会回答一些问题，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艾拉是在白宫工作的，ICANN 最初成立时，他担任了政策制定高级顾问。他在 ICANN 已经工作很多年了，也参与了大量工作。显然他一直在跟进一些讨论，他也是关于问责制流程的 CCWG 顾问，参与了多项活动。所以我们很期待艾拉的发言。

接着，我的同事杰米·赫德伦 (Jamie Hedlund) 将在会场主持一个小组会议。

艾拉，请发言。

艾拉·马加齐纳：

谢谢。首先，我想回忆一下在我正式踏足都柏林的 12 年前，我第一次与爱尔兰扯上关系的经历。

我当时是牛津大学的一名学生。那是 1969 年的秋天，我还是一个学生。在开始上课的前几周，我发现有两个西装革履、相貌威严的大个子总是跟着我。我早上离开宿舍时，看到了他们。我每节课下课时，都会看到他们。他们总是跟在我身后大概 50 英尺的距离。

这样过了几天之后，我终于下决心接近他们。但是他们走得非常快，我赶不上他们。

第二天早上我从宿舍里走出来时，有辆车停在门口，车里面走出了两个人。他们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上车”。我当时还是个 21 岁的毛头小子。他们向我出示了一个徽章，说他们是英国警察的特别政治保安处，大概就相当于美国的 FBI。我别无选择，只好上车了。我当时想，我犯了什么事了？我之前曾参加过美国的一些民权示威活动，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

他们把我带到了个审讯室。审讯室又来了个人，猛地拍了一下桌子，问：“印刷机在哪里？”我小心翼翼地说：“什么印刷机？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另外一个人说：“不告诉我们印刷机在那里，你休想从这里出去！”

就这样，我熬过了漫长而艰难的一天，最后发现原来是牛津大学的有个人发现了一些情况，但出现了判断失误。当时，爱尔兰共和军在伦敦实施了几起爆炸事件。所以伦敦当时的安保升级了。有人报告说，有人在给“爱尔兰共和军 (IRA) 杂志”发邮件。

[笑声]

原来，他们莫名其妙地认为我在出版爱尔兰共和军杂志，煽动人们发起炸弹袭击。

我告诉他们，你们搞错了，我只是名字叫艾拉·马加齐纳（注：Ira Magaziner，IRA 刚好是爱尔兰共和军的缩写，Magaziner 与英文的杂志 Magazine 相近）。不过这无济于事，一开始他们并不相信我。这不是常见的姓名。这就是我第一次与爱尔兰扯上关系的经历。

我之所以要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我在思考，在那个年代 — 其实距离现在并不遥远 — 沟通方式是什么样的？当时，用打字机时，如果你在写信时写错了个地方，就要用白粉笔涂一下，然后在上面重新打字，纠正错误。当时连电子打字机都没有。

当时有 IBM 360，你们知道的，完成一个操作要等半天。当时还有油印机和印刷机。就这些了。再往前看一点，20 年后，我们开始有了个人电脑。又过了几年，我们有了互联网。

变化如此巨大，要知道，我上大学时连打印机都没有。

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 ICANN 成立初期到现在，中间的变化之大不亚于从油印机到互联网的变化。我想说的是一 在新加坡会议上这些流程开始时，我也是这样说的 — 1995 年，克林顿总统曾要求我带领一个内阁任务组，负责研究如果他在 1996 年再次当选，他能做些什么，他的目标是保持经济繁荣。

当时我们列出了八件需要关注的事情。在头几周结束时，我们决定完全转移关注重点。我们说，如果观察一下经济增长情况以及长期的经济增长促进因素，就会发现是新科技刺激了全新产业。

当时互联网，也就是万维网才出现了几年。但当时互联网已经表现出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刺激全球经济的势头。我们判断，人类基因组测序及其对生物科技的影响，还有可再生能源，加上互联网，将是三个主要技术领域。但我们认为应该首先发展互联网。

如果我们能设置一套流程，让市场有利于互联网发展、有利于人们投资，并在全球签订一些协议，让互联网作为商业媒介而蓬勃发展，就可能对经济起到实质性的刺激作用。我们写了一份名为“新兴数字经济”的报告，在其中预测，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将是常规经济的十倍，每年增长率约为 30% 到 35%。

我还发现 — 总统和内阁说，尽管去尝试吧。听起来好像值得一试。

在开始工作的前一两周，我接到了很多人打来的电话。在这些打电话的人中，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简称 DARPA）的主管说，我们给南加州大学的一个人发包了一项工程，让他负责协调互联网的号码系统，也就是 IANA。现在我们想取消发包了。出现了好几起官司。南加州大学的校长打电话给我说，我们再也不想参与这项工作了。我们已经被五个不同团体起诉了。事实上，我们调查发现，全球各地的法院有 50 多起针对互联网名称和号码分配方式的官司。

然后商务部将域名分配工作发包给了一家名叫 Network Solutions 的公司，这家公司后来被 VeriSign 收购了。Network Solutions 公司的高管和南加州大学的 Jon Postel 互相看不惯。他们之间都不说话。

而所有官司都还没有结束。有不少公司来找我，说他们想投资互联网。我们觉得其中确实有潜力，但当时还没有可预测的互联网环境。因此，我们建立了一个全球电子商务报告框架。在大约一年半的时间内，我们与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协商签定了多项国际条约，让互联网没有关税，保护互联网上的版权，并认可通用格式的数字签名在所有国家的合法性。

我们在美国国会也通过了主要立法，即互联网免税法案，免除互联网商务税，促进互联网的腾飞。我们通过了一些法规，使互联网电话不受联邦通信委员会的监管，让互联网电话以市场驱动的方式发展。

---

还通过了关于保护版权和认可数字签名条约的立法。

可以说，当时华盛顿的党派纷争与分歧和现在一样多。事实上，当时因为白宫与国会以及国会中的共和党之间发生纠纷，政府不得不关门停摆。最后发展成国会中的共和党尝试弹劾克林顿总统。所以当时的环境真的算不上友好。

但我们仍想法设法让互联网立法在这样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得以出台。我们提出的每一项议案都得到了共和党和民主党领导的支持。包括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纽特·金里奇 (Newt Gingrich)、税务委员会的克里斯·考克斯 (Chris Cox)；参议院中参与版权事务的奥林·哈奇 (Orrin Hatch) 以及参与数字签名事务的斯潘塞·亚伯拉罕 (Spencer Abraham) 等等。每次投票，我们在参议院中的支持率为 70% 或 80%，在众议院中支持率为 2/3。

我们成功完成了工作，并且表现很低调。事实上，我们甚至要求克林顿总统不要在演讲或国情咨文讲话中提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怕因此产生各种党派，有人会觉得必须要群起而攻之，觉得不应该将此归功于克林顿总统，因为这是整个政府所做的事情。这种方式奏效了。

当时，我们还通过各种流程成立了一个机构，也就是现在的 ICANN，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全球性的工具。要知道，当时法国本地的公共信息网终端 Minitel 上的人比全球整个互联网上的人都多。所以当时的互联网规模还是非常小的。

但我们觉得需要一个由市场驱动的快速前进的工具，能够体现市场和互联网中多利益相关方的需求，但要获得政府的认可，这样才能应对其工作带来的法律挑战。

在经过评议等流程之后，ICANN 于一年半之后诞生了。这是世界上首个此类组织，也就是得到政府认可，并且政府在其中担任顾问角色的私人非营利组织。

我们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尽管我们是联合国的支持者，但互联网需要由市场驱动。互联网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应该是民主的，应该是快速行动的。

尽管你们可能会觉得你们正在经历的关于移交的决策流程很慢，但国际电信联盟做出一般的决策需要大概八到十年。所以说，与一般的国际决策相比，一年半已经算是非常快了。

我们认为互联网如果采用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并由市场驱动，而不是成为多政府机构，就会得到更好的驱动。我们还认为，政府并不是其中唯一的利益相关方。尽管政府非常重要，并且应该参与其中，但他们不应该是唯一的决策者。这就是一切的源头。

ICANN 就这样诞生了。现在我回头来看，我当时并不是因为感觉一直在幕后策划而退出的，而是因为保持参与会产生利益冲突。所以我抽身而出，转而从事其他事业。

---

但现在我正在回顾 ICANN 的历史，并在这一流程启动时在新加坡会议中再次参与，因为我们最初的建议是，美国政府最终应当放弃管理权，而整个社群应完全掌握问责制。这是我们早在 1998 年的建议，尽管我们意识到这并不会立即实现。ICANN 需要时间来证明自己，也需要时间来发展壮大。

现在，我们以外行的身份来看，看看互联网发生了什么，好吗？互联网的用户人数发生了数量级的增长。域名数量、号码、数百种语言、WiFi、全球设备。现在我们已经发展进入物联网。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从来没看到过互联网因为技术问题而无法容纳这种不可思议的增长和多样性。

我们从来没看到过这种消息。为什么呢？这要感谢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士以及跑赢这些问题的人士。开展基本活动、技术活动以及互联网技术协调工作的人士，始终尽一切努力与这些惊人的变化与扩张齐头并进。而互联网仍然在无缝运行。在短短 20 年期间，这种变化是举世瞩目。ICANN（听不清）已经 17 岁了。发生的这一切都是令人惊叹的。

总结一下，我要说的是，我在过去大概 18 个月期间一直在观察这一流程，现在我非常乐观。和很多共识决策流程一样，它也有起起伏伏的过程，而且人们相互之间争论不休。互联网社群中不存在害羞的人。所以你们也知道，流程中存在很多强烈的观点、大量争论和不信任。这个社群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偏执狂。所以中间经历了很多反反复复的过程，我认为这是正常的。

---

但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各抒己见的自下而上的流程，有很多人参与，我想，在达成共识的这条路上，我们已经走过了 98% 或者 99%。

我想，在未来几天，一些立场坚定的人，尤其是对于问责制等问题持有强烈观点的人，可能不得不稍微改变一下立场了。但我认为，如果共识流程的历史重演，他们就会这样做；我们会制定一份共同的提案，我希望几天就可以完成，当然，最好别拖太久。到那时，社群将会起草一份令人信服的文件，提交给美国政府，有望在移交过程中得到实行。我后面的演讲者将接着继续讨论这一流程。

但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达成共识了。在此祝贺委员会主席和其他相关工作人员。经历了种种艰难险阻，最后即将达成共识，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我觉得这项工作在未来几天就能完成了。对此，我感到非常乐观。

我也很高兴能有机会短暂接触一些工作人员。美国国会对此展现了两党合作的精神，我也感到非常欣慰。我认为这能够避免政治漩涡，使共识文件能够在本质上得到实行。

最后，我要说的是，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是有历史意义的。回头看看社会的发展历程，从狩猎采集经济到农牧经济，再到工业经济，8000 年以来人类历史上的这些重大转变都伴随着政府治理的变化以及社会功能的变化。尽管总是要退一步才能进两步，但每个阶段，民主化都在显著提高。这种进步始终都需要

一些代价，但技术进步始终都会促进人类进步和人类自由，让人类更自由，增加人类实现更大潜力的能力。

我们现在经历的互联网变革和人类社会变革一样重要。过去 16、17 年间你们一直在发展的治理模型将成为将来自下而上的多利益相关方民主流程为造福人类而进行协调的典范模型。

所以我认为你们现在所做的工作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我已经退出舞台了，所以我不会直接参与。但我要祝贺你们所取得的进展。希望你们在未来几天尽快达成最终共识，然后予以实行。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凡的成就，你们可以引以为豪。非常感谢。

[掌声]

如果有人有问题，我可以回答一两个问题。星期天快结束时，大家的警觉性和兴致似乎都不太高。大家对此有任何疑问吗？好。

好了。谢谢大家。

[掌声]

杰米·赫德伦：

好的，谢谢。欢迎进入今天的第二部分议程：美国国会山对于移交的观点

我是杰米·赫德伦。我负责处理 ICANN 与美国政府的关系。现在我想快速介绍一下专家组成员，然后赶紧进入讨论环节。

---

紧邻我左边的是杰夫·法拉 (Jeff Farrah)，他是美国参议院商业、科学及交通委员会的顾问，为委员会主席约翰·褚勒 (John Thune) 以及通信、技术和互联网政策委员会的成员提供建议。

在此之前，杰夫担任美国参议员斯科特·布朗 (Scott Brown) 的总顾问，提供互联网贸易、电信、知识产权、技术和制裁方面的建议。

加入参议院之前，杰夫是华盛顿一家一流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专长于国际贸易事务。

杰夫旁边是约翰·布兰斯康 (John Branscome)。他是美国参议院商业、科学及交通委员会的高级顾问。之前他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工作，担任该机构有线竞争局的副局长。

他之前还担任过美国参议员艾米·克罗布彻 (Amy Klobuchar) 的通信和知识产权事务顾问。加入 FCC 之前，他在华盛顿 Wilkinson Barker Knauer 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

下一位是大卫·雷德尔 (David Redl)，他是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大多数成员的首席顾问。他担任主席以及小组委员会主席的通信和技术事务首席顾问。

加入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之前，他曾担任 CTIA 的监管事务主管，CTIA 是一个无线协会，是无线通信业的国际行业协会，

---

他在协会的主要工作是处理与无线技术、光谱、宽频和法规要求相关的政策问题。

最后是大卫·古德曼 (David Goldman)，他自 2015 年 1 月起一直担任美国众议院通信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的首席顾问。在此之前，他担任 FCC 特派员杰西卡·罗森沃瑟 (Jessica Rosenworcel) 的高级法律顾问。在国会山任职之前，大卫在 FCC 担任过多种职位，包括在前主席朱利斯·格纳科夫斯基 (Julius Genachowski) 的办公室工作。

在此之前，他在芝加哥的美国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担任法官助理。这些就是我们的专家组成员。

会议形式如下。我会提出问题。这些问题就像篮球中的跳球。任何小组成员都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如果有时间，最后我们会安排问答环节。

好的。首先我们来讲讲历史和背景。第一个问题，国会和你们的委员会为什么要关注总体的互联网治理，特别是 IANA 管理权移交？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的？

大卫·雷德尔：

我很高兴能带头发言。正如艾拉之前所说，国会从一开始就参与了互联网治理，所以在考虑 IANA 移交这样一个关头，国会再次参与也是不足为奇的。

在这个回合中，我们是在第 113 届国会后期参与的，也就是去年，并在 IANA 流程刚刚开始时就着手参与了，第一个切入点是 DOTCOM 法案，也就是持续审视域名公开事务法案。在流程的最早期，这个法案经受了能源和商务委员会的成员对于 IANA 移交及其意义，尤其是对于美国国内利益的意义提出的众多问题。我们对这一问题举行了多次听证会，经历了很多反反复复，这些反复都是有意义的，ICANN 和 NTIA 以及利益相关方都参与了流程，我们在过去一年都已经精疲力尽。最后，国会对 DOTCOM 法案进行了修改，我很高兴能与坐在通道另一边的我的同事大卫·古德曼一起合作，提交了修改后的 DOTCOM 法案，并在今年早些时候在众议院得到通过。在我们都还没退出时，这个法案最终通过了，当时我们中有很多人在阿根廷参加最后一次 ICANN 会议。435 名众议院成员中有 378 名投了赞成票。所以说国会一直参与了这项流程。我们还会继续参与，我们在立法机构内的国内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对此我们非常欣慰。

杰米·赫德伦：

你们谁能简单讲一下国会在全网互联网治理中的作用吗？也就是除了 IANA 移交之外，其他关于互联网治理的更广泛的问题。

---

约翰·布兰斯康：当然，你们也知道，我们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我们一起参与了 WCIT。我们一起前往了迪拜。所以，国际互联网治理对我们的成员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除了 IANA 移交之外，我们也发挥了作用。这就是你的问题吗？

杰米·赫德伦：我是希望你能简单讲一下两党对于互联网治理特定立场的支持。

杰夫·法拉：我来说一下参议院对于 IANA 移交事务的参与，首先是褚勒主席和其他 34 名共和党成员发出了一封监督信，接着在第 114 届国会会议的初期，参议员褚勒参与了问责制 workflow，尝试支持一些提案，最后，我们开了一个监督听证会，助理部长史特里克林 (Strickling) 和法迪·切哈德 (Fadi Chehade) 在听证会上作了证，然后通过委员会最终推出了 DOTCOM 法案。

大卫·雷德尔：杰米，你提到的关于两党在多个问题上的合作，除了已经完成的 IANA 工作之外，全球互联网治理方面也发生了很多事情。约翰提到过，我们的委员会以及众议院的外事委员会在国际电信联盟 (ITU) 的工作是为了保持对 ITU 事务的参与，因为他们讨论的一些问题与互联网治理并没有多大关系，对吗？接入互联网的无线电服务的频谱可用性，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部门 (ITU-T) 方面所做的关于出借许可的工作等等。两党以及国会

山在这方面一直有合作。最近，随着 ICANN 推出通用顶级域项目，你们都将称为我们关注的其他领域的受领者。这也是众议院共同努力的领域 — 我尽量不代表参议院说话 — 但在众议院，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以及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之间确实进行了合作，目的是为了确保这一流程与立法机构认为最符合利益的流程保持一致。

约翰·布兰斯康：

关于互联网治理问题，我还要补充一下，至少众议院和参议院民主党以及共和党的声音始终都是一致的，都支持采用多利益相关方模型进行国际互联网治理，这是难得一见，所以我认为 —

杰米·赫德伦：

是的，这就是我想说的，因为我知道，在 ICANN，我们得到了很多支持。

约翰·布兰斯康：

我们四个人对很多事情都存在内部分歧，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头头都很团结一致。

杰夫·法拉：

我想说的是，至少这个问题在我们委员会内部是争议最少的。

---

大卫·古德曼：                    好的，从我的经验来说，从一月份开听证会处理这些问题开始，如果你没有看到不同的成员坐在房间的什么位置，你就不知道他们处于哪个阵营。大家都团结一致，通力协作。这样太好了。

杰米·赫德伦：                    好的。非常好。好。下一个问题是，请解释一下你们委员会与 NTIA 的关系，显然，NTIA 在所有这些事务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杰夫·法拉：                        我们两个委员会都是商务部和 NTIA 所谓的授权委员会，所以我们对于 NTIA 具有总体监督职责。

大卫·雷德尔：                    这就意味着 — 实际情况是，你们也知道，NTIA 的管理法令，NTIA 组织法，是由我们委员会颁布的，国会出台修正案时，我们委员会对法令进行了修改，我们也定期对他们的活动进行监管。所以 NTIA 与我们的关系非常好。现在这样的会议能够增强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有很好的机会以美国公民的身份与他们合作，而不是分别以美国政府立法机构与行政部门的身份进行合作。所以总的来说，尽管我们经常被描述为他们的监管者，但其实我们与 NTIA 之间有着非常好的合作共事关系。

杰米·赫德伦： 好的。你提到了 DOTCOM 法案，之前有人提到了 DOTCOM 法案。这一届国会以及上一届国会对于移交问题都出台了不少法案，包括 DOTCOM 法案，包括一项试图阻止移交的开支法案。你们对这些法案有什么观点吗？你们认为其中有些法案会产生影响或者可能会产生影响吗？

杰夫·法拉： 我想，你们一般会发现授权委员会更愿意处理委员会职责范围内的事务。所以我们的职权范围是进行监督，从国会角度对 DOTCOM 法案发表意见，而不是从政策制定者角度。

杰米·赫德伦： 所以人们知道，授权意味着授权商务部的工作，实际上是制定政策的委员会，而不是作出开支决定的委员会。

杰夫·法拉： 对。所以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以及参议院委员会是两个授权委员会，我们认为这两个委员会在这些问题上发表意见是适当的。有时候拨款委员会也需要参与，但在这样一个关头，当然我们认为我们做了大量监管工作，这一点我通过信函、听证会、DOTCOM 法令已经提到了，当然还有这次来开会的一些人。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正在做需要的工作。

---

大卫·古德曼： 是的，我想 — 可能有些人不了解，我来解释一下，一个机构可以存在两种不同的会议。其中一个处理 — 授权委员会处理政策，另外一个委员会处理财务。在我们看来，我觉得，对于我们认为发布政策的人，我们一般不喜欢其他委员会插手，尝试用钱来以他们想要的方式推行他们的政策。所以我认为，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可以代表我所效力的成员发言，我们可以将 DOTCOM 法案视为通过拨款流程的任何事情的替代选择。

大卫·雷德尔： 是的，我去国会山的时候，他们曾经向我解释过授权拨款关系，授权者确定杯子，拨款者告诉你如何装满杯子。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拨款者会决定正确的填充水平是零。我 --

大卫·古德曼： 我想说，他们希望替代我们的工作。

大卫·雷德尔： 是的，当然。但现实是，你们也知道，很显然，.COM 是能源和商务部的工作成果，我想说，对于我们的成员在那个法案中的贡献，我们颇感自豪。我们对于众议院中的结果以及我们得到的投票感到非常自豪，所以说显然那是我们更喜欢的过程。

---

杰米·赫德伦：                    那么在参议院工作人员方面，是否出现过想要阻止 .COM 推出的意愿？

杰夫·法拉：                    当然，我们正在非常努力地解决这一问题。

杰米·赫德伦：                    好的，非常好。好。杰夫，你的上司和参议员布莱恩·夏兹 (Brian Schatz)，都是 DOTCOM 法案的原始参议院联合发起人，最近给 ICANN 主席史蒂夫·克罗克发了一封信。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看过了这封信，但我在想你是否可以 — 我的意思是，你提到过你的上司和参议员卢比奥在 2014 年 7 月发了一封信。你们一直都在关注这一问题。你们最近的信函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你能讲一下吗？

杰夫·法拉：                    好的，图恩主席到目前为止一直都在参与这个流程，根据移交进展时间表和讨论结果，他认为这是个进行尝试并重申他所期望的移交目标的好时机。目标就是设置自下而上的流程，实现有力且重大的问责制改革，并防止政府攫取。这就是他希望实现的目标，我认为，当提案最终提出时，这也是参议员很多成员希望实现的目标。当然，在政府攫取这个问题方面，在整个移交过程中，他一直在权衡这一点。你提到在 2014 年，他和参议员卢比奥参与了某些改革，当时他说他希望在章程中规

---

定，只有达成共识的 GAC 建议才会被董事会考虑。对于这一点，我们当然会积极关注那些程序的。

杰米·赫德伦： 我的下一个问题是，你们希望在最终提案中看到什么？

大卫·雷德尔： 我想重申一下杰夫的话。我的上司还很坚定地认为，我们也在很多听证会上说过，我们希望看到这个流程最终得出一些结果。其中一点是，我们希望遵循 NTIA 标准。最近，作为从第 113 届国会开始的流程的结果，我们收到了美国政府问责制办公室发回的一份报告，其中讨论了 IANA 移交的国内政策方面的问题。他们的其中一项建议是，NTIA 有一项流程，可以针对他们分析问题的方式来观察并检查这项流程。我认为 NTIA 已经在这么做了，这个流程的审查是一个很积极的进步。

杰米·赫德伦： 也就是说使用真正基于标准的审查方式来评估提案。

大卫·雷德尔： 好的。我的意思是，对于放在 NTIA 面前的任何提案，我们非常希望看到严格的分析。我还想重申一下杰夫所说的共识在 GAC 中的角色。如果我们要讨论多利益相关方系统，那么在这

---

个多利益相关方系统中，只有已经达成共识的团体才能提出建议。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大卫·古德曼：

是的，我觉得我可以说 — 我是说 — 关于共识这一点，我认为这完全符合众议院的民主党成员目前为止的立场。我认为我所效力的成员，我认为他们所寻求的目标是 — 我们所探讨的是仍然支持多利益相关方方式的流程，董事会达成共识，当然 — 我的意思是，严格的问责制对于所有人来说都非常重要。

约翰·布兰斯康：

我本人同意我同事的意见。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很团结，对吧？

杰米·赫德伦：

好的。好的。现在是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有点假设性质。假如说，我们到了流程的结尾，提案被提交给 NTIA — 抱歉，提案经过了章程组织的审查，获得通过后提交给 NTIA，NTIA 认为它们符合标准，然后提交给国会批准，假如说无论出于任何理由，国会对提案产生顾虑，比如有人认为可能有攫取风险。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你们认为国会可能会怎么做？

大卫·雷德尔：

我想说的是，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想参与观察这一流程，并与 NTIA 进行协调和协作，当我们（听不清），当然，从他们宣布 IANA 移交开始。我们希望尽一切可能避免那种情况发生。想像一下我们经历了多利益相关方系统的整个流程，NTIA 的审查流程，然后出现了这些问题，我会感觉压力很大。在这个阶段参与意味着我们的意见得到了倾听。我们也已经 — 我们也看到了这一事实。我们的上司在听证会上提出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你们也知道，我们在这一流程中执行了大量压力测试，这是在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以及参议院委员会中提出的。所以我认为这种假设不会实现。我认为，国会成员可能会有一些疑虑，当然，提案要到达 NTIA 流程的另一端，也就是提出疑虑的时候，距离现在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杰米·赫德伦：

很高兴听到这些。那么请继续吧。

约翰·布兰斯康：

我同意这一点。我的意思是，我们一直与 NTIA 密切联系。我们一起参加这些 — 我们现在就与他们在一起，是吧？所以我认为我们会继续 — 我觉得无论他们提出什么疑虑，我们都不会感到意外的。我想，对于更大的机构群体，我会要求你们所有人尽量努力合作，提交一份国会完全没有异议的计划。

---

杰米·赫德伦：                   好的。谢谢你。我的问题问完了。我们还有时间可以提不少问题。如果有人想在星期天的晚上提出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走廊那边有话筒可以使用。

未知发言人：                   我就问一个问题。我是来自都柏林的基利安 (Killian) (音)。两党合作的气氛和环境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立法者的无知推动的？我的意思是，也许 — 我推测，关于互联网，各方之所以能达成一致，其中一个原因是政治家们并不懂互联网。

杰夫·法拉：                   我不认为管辖区委员会的情况是这样的。我是指，当然，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告诉我们的委员会成员，ICANN 是什么样的，不是什么样的，多利益相关方是什么样的，不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的委员会成员对两边的立场都非常了解。我承认，如果走出管辖区委员会，关于这方面的认知可能会下降一点，但任何问题都是这样的。

大卫·雷德尔：                 坦率来说，这就是设置委员会系统的原因，让管辖区的成员在这些问题上能够有所了解，并提出一个达成目标的直接流程。回到我之前所说的，这就是我们来这里的原因。我的意思是，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帮助我们的上司。可惜的是，我们的上司

---

不可能出现在所有地方。所以我们来这里是为了确保了解目前的状况，然后回去向他们汇报。

大卫·古德曼：

我想说的是 — 这也是 — 我们举行了大量听证会，至少在我们小组委员会，我们有很多了解内情的证人。法迪就曾经参加过多次听证会。拉里·史特里克林也参加过多次听证会。关于听证会的召开方式，它们并不是党派展示会。听证会主要起到宣传教育作用，成员对于深入探讨问题非常感兴趣，而且我认为他们也从中了解了很多信息。

大卫·雷德尔：

关于这个问题，当我们为听证会邀请证人时，并不只是，你们知道的 — 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们非常喜欢助理部长史特里克林和法迪，但是我们也邀请了利益相关方。听证会上有 Intel 公司。ISOC（国际互联网协会）也出席了多次听证会。我们有一些小组都参与了这一流程，直接与我们的成员对话，告诉他们现状如何，以及他们应该担心哪些方面 —

杰米·赫德伦：

是的，如果大家都不了解互联网，那我的日子就要轻松多了。好的，还有其他问题吗？抱歉，好的，先生，请讲。

---

未知发言人： 我有两个问题要问你们。第一个问题是，泰德·克鲁斯 (Ted Cruz) 的 DOTCOM 法案修正案可能需要国会的预先批准才能纳入最终源自参议院/众议院协调流程的立法，你们的上司是否担心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对于整个移交工作卷入 2016 年大选漩涡的可能性，你们有什么感受？或者你们认为你们的上司有什么想法？因为现在已经至少有两个潜在的共和党候选人对此持反对意见。

杰米·赫德伦： 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克鲁斯修正案，第二个是提案与总统大选的相互作用。

杰夫·法拉： 关于参议员克鲁斯的修正案，参议员克鲁斯是商务委员会的成员。他通过我们的标记流程提出了善意的修正案，我觉得参议员图恩一定也承认他的一些疑虑。他通过流程提出了修订案。这份修正案最终没有通过。

这份修正案，也就是我们委员会报告的版本与通过众议院代表投票的 DOTCOM 版本是完全一样的。这也是我们将要尝试，也一直在尝试获得通过的版本。

关于 2016 年选举，我想你提到的是参议员卢比奥和参议员克鲁斯。参议员克鲁斯对于 IANA 移交存在一些疑虑。当然，这些已经充分公开了。

我认为参议员卢比奥的立场并不太一样。我不想过度解读他的立场。但自从第 112 届国会开始，他就一直在参与大量互联网治理事务。

所以 2016 年的政治活动的影响有多大。我也说不清楚。人们要谈论的话题并不少。所以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

杰米·赫德伦：                      好的。

克里斯托弗·维尔金森（Christopher Wilkinson）：                      下午好。我是克里斯托弗·维尔金森。感谢大家的高见和评论。过去，我部分负责 ICANN 多利益相关方系统与政府咨询角色之间的平衡。基本上，我是在欧洲与在美国的艾拉·马加齐纳一同合作的。

我想说的是，据你所说，你们中的一些成员对于政府攫取有些杞人忧天。这并不是问题所在。

昨天，法迪做了一个关于攫取的讲座。攫取的问题在于多利益相关方。你要在整个系统，整个组织中保持平衡，包括商业和行业参与者。

---

所以请冷静一下。并没有政府攫取的风险。政府与多利益相关方系统的其余部分之间有着良好的平衡，这种态势应该还会继续下去。我希望你们能给予支持。

大卫·雷德尔：

我想说的是，我认为我们都同意你的看法，而且我们认为这个系统 — 目前政府与 ICANN 其他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平衡是良好的。

当然，我可不能说我的上司是杞人忧天，不然我就要被炒鱿鱼了。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个真正的问题要解决。对于大家在多利益相关方社群中为解决这些疑虑所做的工作，我非常感谢。

杰米·赫德伦：

谢谢。

有请史蒂夫。

史蒂夫·德尔比亚恩科：

谢谢。我是来自 NetChoice 的史蒂夫·德尔比亚恩科，我也是跨社群工作组的成员之一。我有幸在你们举行的一些听证会中担任证人。我想纠正一下你们的一些看法，从你们的上司提出的问题来看，存在一些认知缺乏，我鼓励你们中的任何人与国会工作人员参加一两次会议，因为他们在听证会正式开始之前，会仔细研究上百页的文件，问每个证人大量问题。这些人

---

士整理的用来支持摆在委员会面前问题的报告，显示他们已深入了解互联网，我想其他任何政府都是无法企及的。

在美国，国会有一件事也干不了的名声。但我要说的是，我们在做事情时，如果你们都做了，我们会做的很好。所以我感谢你们的工作，也承认对于你们来说，保持关注并避免用某些小修改或调整或者其他任何特殊利益来加重 DOTCOM 法案的负担并要求把这些纳入法案，对你们来说是很不容易的。

幸亏你们克制了这一切。DOTCOM 法案很纯粹，而且从字面来说，它也支持 NTIA 的要求。至于社群，我们回到社群这个话题。如果我们能在移交以及问责制方面达成共识建议，那么国会也会支持移交。这是你们能做的最大贡献。

最后，关于攫获问题，你们担心攫获问题是正确的。但是不必担心政府会攫获。但有人认为，如果政府改变了决策方式 — 并且他们被允许这么做 — 那么，新提出的建议可能会使 ICANN 不得不尝试制定双方都认可的解决方案，让支持和反对的政府都满意。

这会让 ICANN 董事会在掌握最高权力且希望其利益得到尊重的政府之间斡旋，这将是一种灾难。我觉得有必要注意这一点，因为如果政府之间在某个问题上缺乏共识，我们要避免 ICANN 被他们的有争议的意见纠缠或者攫获，而不得不在政府之间斡旋。

---

ICANN 不会这么做的。这是联合国的工作。所以交给他们来做吧。但不要让 ICANN 成为小型联合国，忙于解决政府之间的分歧。再次感谢大家所付出的努力。

杰米·赫德伦： 谢谢。

大卫·雷德尔： 我来说几句。史蒂夫，谢谢你的发言。感谢你们在委员会做出的审慎的证词。你们也知道，我们来自一个双方的争议无法达成共识的机构，我们不一定会有什么结果。

如果众议院和参议院无法在会议上达成一致，那么最后我们就不会提交给总统。当然，我们很能理解这给大家带来的挫败感，但这个流程是我们一直赖以生存的。

杰米·赫德伦：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

乔丹·卡特： 大家好，我是乔丹·卡特。我是跨社群工作组流程的记录员之一。其中一个缺点或者好处是，你会陷入一大堆细节，一大堆会议。

外部存在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来自政党、政府的观点。我发现一个问题，我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目前为止，在遵循

---

这一流程的过程中，以及在我们取得进展的过程中，你们发现的最令人惊讶的决定是什么？

大卫·古德曼：

从宏观角度来说，而不是从细节角度，我真的觉得整个流程都令人印象深刻。在座的各位，你们的成就是惊人的 — 你们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这项工作非常了不起。我是想说，我们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且，我认为 — 我说不清楚了。

你们第一次提出多利益相关方方式时，是有点令人难以接受的，而现在大家都适应了。

再说一下，我们是站在宏观角度的，而不是从细节角度来看的 — 而且我也会避免陷入细节 — 我认为我们所取得的进展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大卫·雷德尔：

我认为，对我来说，最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参加会议和制定政策决策还能得到报酬。对于参加这一流程的很多人来说，这只是一副业，有些情况下还是没有报酬的副业。我认为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最令人惊讶的是，是大家的热情度和参与度，而且他们也不一定在其中有利益关系，只是互联网用户而已。我认为这是最令我惊讶的。在我参与 ICANN 流程的整个过程中，看到的都是这样的情况。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参加 ICANN 会议。

---

每次会议都变得越来越令人印象深刻，大家都积极参与，关注并希望参与到流程中。这是最令我惊讶的。

杰米·赫德伦： 好的。好。现在真的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谢谢。我想要需要说英语了，因为尽管有口译员，但你没有耳机。是的，你能听懂。但是我们这里的口译服务是个很好的工具，如果能利用起来就好了。谢谢。

你的最后一句话很有意思，因为我们需要考虑最终用户，我在这个组织中就是最终用户之一。我认为这 30 亿用户需要知道我们前进的方向和方式。

我有时候有一种印象 — 今天我有一种印象，抱歉，我不知道你们 — 你们的组织方式。

我不是美国公民。我不是 — 你们让我们做的很多事情，我们都难以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到最后，全世界会认同我们要做的事情吗？

但对于最后向国会汇报的人，我认为这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一个需要达成一致的社群。

---

我的问题是，你们要怎样协调？因为我的印象是，你们，你们的组织将是最后的那个人。国会是最后一个发表意见的。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我的第二个建议是，你们需要与政府沟通，与 GAC 沟通，因为在问责制社群工作组中并不适合协商政府咨询委员会在组织中有权做哪些事。如果你们有请求，我希望你们能与 GAC 沟通，让他们同意你们的请求。不要让最终用户夹在其中，因为这不是我们的职责。谢谢。

大卫·雷德尔：

我觉得，大家都不认为国会是最后一个发表意见的机构。但有趣的是，全球多利益相关方社群都对美国的政府间流程有所了解，因为最终多利益相关方系统中会出现一个流程。但美国政府之间还有个流程。

助理部长史特里克林就夹在这两个流程之间，但我并不羡慕他的角色。这种角色很难做好。正如我之前所说，我觉得没有人会想做他现在的工作。但有一个流程他必须要在我们自己的政府之间完成，包括响应最终为他所在的机构提供资金的国会山的授权委员会。

所以我不会把美国国会定性为最后一个对多利益相关方系统发表意见的机构。但是，我们对于 NTIA 具有确定性的监管职责。这是我们为一般会员一直担任的角色。我想我们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我的成员们也一直在听证会中明确地重申，我们的

---

工作是监督 NTIA。而 NTIA 的工作是在这些会议中担任多利益相关方代表。

我不想在多利益相关方系统中成为美国政府的代表。我觉得这样不能充分利用我的时间。但是我们出现在这里，确保在这项决策的过程中，我们的心声得到倾听，毫无疑问也是我们的工作之一。

杰米·赫德伦：

很有道理。

好的。杰夫、约翰、大卫和大卫，非常感谢你们。非常感谢你们今天能来参加会议。

[掌声]

[会议记录结束]